

梵天盧叢錄

冊二

梵天廬叢錄三

慈谿柴 莘小梵

庚辛紀事六十七則

奉匪之始起。朝廷原有剿滅之意。後以裕祿剛毅。端王載漪等諸人。矇蔽從惡之力。慈禧太后乃深信不疑。欲藉之以盡殲在華之洋人。而定廢立大計。當光緒二十六年三月。至八國聯軍入京之日止。一切詔諭。大半出於連文沖及啟秀二人之手。始則諭各督撫。奉民與教民一視同仁。繼則獎奉民以殺教民。殲洋人。終則謂奉民紛集京師。不得不撫而用之。以弭肘腋之患。而塞反對奉民之諸疆臣口舌。總之。此項詔諭。皆係護匪諸

臣所矯發德宗絕未顧問也。東華錄不載。諸野史祇收其一鱗片羽。予以其闕繫甚大。為先搜載於此。亦一朝得失之林也。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諭。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興教民為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啟釁端。自干咎戾。五月初二日上諭。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奉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鄉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恩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

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
剿辦。以昭炯戒。五月初十日上諭。西教流傳中國。歷有年所。該
教士無非勸人為善。而教民等人。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
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
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偏查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為名。欺壓
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該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
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前
降諭旨。着令各地方官妥為彈壓。無論其會不會。無論其匪不
匪。如有藉端滋事。亟應嚴拿懲辦。五月十七日上諭。十五日永
定門外。有日本書記杉山彬被匪徒殺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

鄰國客卿。本應隨時保護。現在匪徒蠭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緝。密為保護。莫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既不預為防範。兇犯亦未拿獲。實屬不成事體。着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兇犯。務獲儘法懲治。倘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五月十九日上諭。昨因奉匪滋擾京城。曾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搜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喊惑眾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燬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間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日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如此。若再不

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方官兵並着
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
加意搜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
正法並着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以上五
諭雖有剿拿拳匪之詞實則為對外粉飾之一種策略故諭愈
下而匪愈熾其拳匪大師兄方日奉密旨促其速殲洋人也五
月二十四日上諭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
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兵屢聚津沽中外釁端
已成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
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

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時機。必至國勢日促。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之至。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裕祿奏稱。洋人肇釁。驟起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深嘉慰。我朝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砲臺。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派。復經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砲相博。二十二等日擊壞兵船兩隻。殺敵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

不用國家一兵。不費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執干戈以衛社
稷者。皆仰託祖宗之照鑒。神靈之護持。使該民萬衆一心。即此
義勇先行。傳旨嘉獎。候事定後。再行加恩。為團民者。惟當同心
戮力。禦侮効忠。始終無懈。朕實有厚望焉。六月初一日上諭我
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無不待
以懷柔之道。迨道光咸豐年間。准彼等互市。並求在我中國傳
教。朝廷以勸人為善。勉如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乃近
數年。憑陵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
稍加遷就。彼等肆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
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即焚

燬教堂。屠殺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仍前保護。誠恐傷吾民人。故再降旨申明。保護使館。撫卹教民。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竟無禮橫行。專恃兵堅甲利。自取決裂如此。朕臨御二十餘年。待百姓如愛子。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懷恩。所賴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

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甚至五尺童子人人執干戈而衛社稷。彼恃詐謀我恃天理。彼恃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義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摧翦彼凶以張我國之勢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尚義捐資以助軍餉朝廷不惜破格加賞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譏甘心從逆竟為漢奸朕即刻加誅決不寬貸大小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六月二十一日上諭前因兵勇改練洋操以致服飾一切均用洋式貽誤匪淺當往諭令各省一律仍歸舊制惟恐各省或以業已改練成軍憚於紛更仍沿用洋

裝洋號將未必致為害。着再申諭各路統兵大員務即悉數更換。統歸中國舊日兵勇服飾是為至要。以上二諭為宣戰書為排外令獎勵奉匪如聞其聲一若區區洋人可滅此朝食者不數日。各路敗報迭至京師騷擾不堪八國聯軍逼陣而入東南督撫奏請相機審勢妥籌辦法朝廷見大勢岌岌進退兩難於是有京津一帶圍民不下千餘人聲勢赫赫誓與洋人為難甚至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剝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轉危為安之諭以持兩端至七月二十六日而西辛罪已之上諭發大錯已鑄成矣。

拳匪起於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

撫哀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尊三國志封神榜七俠五義中人物為之神。私畫妖符。私編妖訣。招徒買刀。聚集至七八千人。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未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撫。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自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滋暗長。至己亥夏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十一月間。哀慰亭到任。試奉匪妖術不驗。斬之以徇。即毅然以調和民教。緝辦奉匪為務。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匪等抗不遵諭。始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搜捕。并令各屬懸賞購。

緝。先後拘獲匪首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朱西
公、范小陳、卷宋朝義、李九芝、孫洛泉等數十人。置諸極刑，格斃。
散匪無算。不及兩月，匪勢日衰。地方已一律安靖。當復派員分
赴各屬確查被擾村莊戶口，不分民教，概予撫卹。匪於東省不
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庚子春間，北直、保定、遵化州、綿州一
帶喧傳有神師降世，專收幼孩為徒。教以咒語，云能召請先朝
名將護身。教以練拳練刀，功候滿足，即能槍砲不入刀箭不傷。
未幾，即日盛一日。強年壯丁，舉信從之。鄉野村莊，無不有壇。始
大張義和拳旗號。嗣後從者益衆。北三省幾於偏地皆是。直隸
總督裕祿不之禁。且迷信之，迎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至署。黃

轍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練拳從之者尤衆。更名曰義和團。以已成未成分為上下二等。上等胸繫八卦兜肚。腰圍黃布。腿紮黃帶。下等則腰圍紅布。腿紮紅帶。日夜操練刀矛。拳法。其時雖有舉國若狂之勢。然尚未聞其滋事也。會慈禧太后謀廢立。各國公使不允。仇洋特甚。奉匪則以教徒之橫。適樹滅洋之讐。中經希旨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滅洋匪。得密旨。因於滅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勢成矣。至三月間。遵化州開始焚燬教堂。殺害洋人。四月間。保定府繼之。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初猶未及華人也。繼以華人受役於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並

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則亦燬之。呼華人之識洋人。
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
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奉匪之謂信奉耶教或辦
理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益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
等。則以其人所業者為等差。甚至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
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保定一帶洋教人等既盡。匪
見無可深鬧。乃自琉璃河長辛店豐台落垡而至津。四月二十一
日。將京津鐵路各車站焚燬。遂乘勢佔據涿州。一時黃巾紅
帶者流城廂內外。蜂屯蟻聚。其數達三萬人。聲言涿州兵備空
虛。洋兵將來。願為代守。由是城牆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如將

有大敵者然涿州牧知不能敵遂絕食以待自斃朝廷命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馳至涿州相機辦理剛毅以趙與己志趣不同恐致決裂言於朝願自請行准之乃亟馳往則趙與何已先在召匪首入見諭以朝廷德意不得暴動而匪首以聶功亭軍門嘗痛剝其黨銜之次骨答言須將軍門斥革始可從命否則當與一戰趙以軍門辦事認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何亦以其言為然不從所請剛既至力言奉民可恃聶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意其時何已為剛言所惑亦力翻前議唯唯從命趙以剛勢出己上且審此係內廷意與辨無益乃微笑言旣二公意議相同諒非無

見僕不才。當先回京覆命。剛領之。趙乃回京。含糊覆奏。剛則與匪首密商一切。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充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聞者駭走。自剛回京未數日。即有拳匪數萬人到京。某城門守者堅不肯納。方爭持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來者。日以千計。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向僅一街一壇。或兩三街一壇。既則一街三四壇。或五六壇矣。其設壇一事。初惟匪徒為之。既則身家殷實者亦然。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無地不團。并以乾、坎兩字為別。乾字偏體俱黃。坎則紅。以尖角红旗懸於門上。書奉旨義和團。